



《心情的风景》自序

□ 周游



尽管拙著即将付梓,我仍迟疑:这书能有读者么?

我似一株日渐枯朽的病树,曾经战火洗礼,曾经风霜欺凌……本来,这本小书拟名《病树的散叶》,只收大病之后在报刊上发表而未汇集成册的散文。由于病后五年已经结束出版了三本散文集,内人安子帮我整理书稿的时候发觉“散叶”稍显单薄,就破格录入了部分上个世纪八、九十年代散见于报刊的旧稿。我看还不“过时”,也就敝帚自珍,自然而然改变初衷了。至于目前书名,只因其中有篇《心情的风景》,取便称说而已,别无深意。

这本散文集可谓杂烩,其中包括游记、传记、随笔和评论,甚至日记(譬如

《大淖寻梦》)。本书所收篇章均已注明曾发报刊以及时间,有些篇章仍需说明——

一、《高邮螃蟹》是根据本人发表在1996年10月23日《中华工商时报·海贝》的《说蟹》和1997年8月8日《检察日报·文化方舟》的《壳凸红脂块块香》综合而成的,去年11月4日在《光明日报·雅趣》发表。

二、《宋代的梅花》原是懒婆娘裹脚布,1998年2月5日《中国社会报·人间》曾经选发其中部分文字;几经痛改,直到2015年11月17日才在《中国纪检监察报·文史》发表。

三、我曾在1996年8月5日《中华工商时报·海贝》发表《文游台记》,《中国社会报》和《中国地名》也曾转发。不过,收入本书的《文游台》是我去年夏天重写的,已在8月14日《北京晚报·五色土·知味》发表。

四、《人格在物化中裂变与重构》也是在旧稿基础上改写的。去年春天重读孙涛先生长篇小说《(龙城)三部曲》及其《龙族》,我修改了1997年12月6日发表在《中国社会报·文化大观》上的评论《物化中的裂变与重构——读孙涛新作(龙城)三部曲》,加上《龙族》读后感,去年9月交由《黔西南日报·悦读》发表。

感谢所有曾经编发拙文的良师益友!

感谢新华出版社再次出版拙著!

感谢为编辑本书付出辛劳的刘燕玲女史、陈君君女史!

感谢读者垂青!

2017年1月18日写于麓社湖畔

高邮湖的前身是樊梁湖,一直是古代唯一南北大动脉——大运河上重要的运输通道。

唐朝时,樊梁湖开始逐渐下沉,湖面有所扩大,一湖变成了两湖,北称鹭社湖,南称珠湖。

北宋时,樊梁湖继续扩大,两湖变成五大湖,周边的低洼沼泽地也相继成为小湖,统称三十六湖。高邮进士秦观有诗云:“高邮西北多巨湖,累累相连如串珠。三十六湖水所潴,尤其大者为五湖。”

现代地质勘探表明,高邮湖处于地质断裂带“金湖凹陷”(石油地质勘探专用名词,又叫苏北凹陷)上,高邮湖确实是逐渐沉陷而扩大的。

唐朝末年,藩镇割据,包括江淮在内的大唐天下大乱。887年,高邮镇遏使张雄(善使剑,人称张神剑)参与了军阀混战。孙儒杀主帅秦宗衡后称霸一方,率骑兵七千人攻高邮,张神剑不支被杀。高邮被屠城,遭受了重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,历史典籍付之一炬。目前,《高邮州志》只能追溯到宋代,与唐末大乱有极大关系。

李白说:“不有佳咏,何伸雅怀。”我们的汪曾祺何尝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雅之人呢?他以淡和中了一个没落时代各样的悲情与欢歌,是淡中取雅,雅中取淡,也以雅唤起人们心中即将消失但又挥之不去的挽唱、绝唱。汪老有一颗诗意的心灵。“矢志于道”。在我们这个民族刚走出伤痕累累、万马齐喑的时刻,汪老以士的精神来平复我们久不离去的哀痛。真可谓:“文章秋水芙蓉,处世和蔼可亲。无意雕言琢句,有益世道人心。”他,最大的光亮尽在于此。“我生本无乡,心安是归处。”(白居易)。上帝厚赐万物,我们心灵的居所原来就在我们的根上,而我们的根却是那么美、那么神奇,我们在相互杀戮、倾轧,甚至是嗜血成性的日子里,忽略她的存在,甚至任意践踏。美丽的风景,纯洁的爱情,高尚的思想,尊贵的精神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经说自己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,更何况我们身处的时代。谢天谢地,汪老把他“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”拿来与我们分享了。

“英子跳到中舱,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,划进

诗意的心灵

□ 陈仁存

了芦花荡。芦花才吐新穗。紫灰色的芦穗,发着银光,软软的,滑溜溜的,像一串丝线。有的地方结了蒲棒,通红的,像一枝一枝小蜡烛。青浮萍,紫浮萍。长脚蚊子,水蜘蛛。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。惊起一只青秧(一种水鸟),擦着芦穗,扑鲁鲁飞远了。”(《受戒》)

“春初水暖,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菱蒿,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。夏天,茅草、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,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。秋天,全都枯黄了,就被人割去,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。冬天,下雪,这里总比别处先白。化雪的时候,也比别处化得慢。河水解冻了,发绿了,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。”(《大淖记事》)

这两段文字分别出自汪老的《受戒》和《大淖记事》,融诗情画意于一体。借句子曰,“一言以蔽之,思无邪。”仿佛里面有理查德·克萊德曼的钢琴曲《海边的阿波罗丽娜》的回响,渺渺茫茫,令人无数次地陶醉。我们认识汪老诗意的心灵往往就是从这两段文字开始的,从此,心灵契合,一样悲欢逐波了。

小时候,每逢春节,我最爱挨家挨户读春联。

父亲是生产队长,毛笔字写得还算过得去。我家的春联都带点标语色彩,每年在破旧的大门上贴的是“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”,既入时豪迈,又充满着信心和希望。那时实在太穷了,穷到每年生产队年终决算时,我家都超支。

屋后是叔祖父的家。叔祖父教过私塾,写了一手的欧体。他家的春联既文言又古板:“谈笑皆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。在偏僻的农村,来来往往的都是大老粗的农民,能读过《陋室铭》并懂得对联意思的,全村庄没有几个人。但他依旧一年复一年在门上贴着。

我家隔壁邻居,是个富农,成分不好。印象中,每逢运动,都把富农妻子挂牌子批斗,那时候我觉得她有些可怜,一点也恨不起来。因为我和她儿子是同学,成天一起玩耍,亲切得很。我尤其喜欢她做的“蒸薯条”“萝卜香”,至今记忆犹新。一般人家把红薯切成片晒干,放在粥锅里一起煮着吃,感觉有些混沌而杂味。而她把红薯切成条状,晒干后放在蒸笼里蒸熟了,晶莹剔透,就着稀饭吃,甜而韧,清口又精致。村子里家家做黄豆酱,佐着烧菜下饭。她家别出心裁,把豆酱兑了冷开水,与萝卜、白菜、冬瓜、豇豆一起放进坛子里,闷过一段时间后可以直接吃了,又脆又嫩、又酸又甜,类似现在

春联往事

□ 赵新

泡菜的味,这就是她家的“萝卜香”。如此的美味,诱惑着我经常往她家里跑,也不管什么成分、身份了。

富农本人读过私塾,算是个文化人,写起对联来,有板有眼的。至今我都记得,每年他家门上贴的是“姓冠百家,书传半部”的对联,而且是厚重饱满的颜体字。开始我并不懂这副对联的意思,就好奇地问他,而他和蔼地讲解给我听。原来这副对联是我们这个堂族独有的,意思说,我们姓“赵”,在百家姓中排第一,自然就“姓冠百家”了;而这门赵姓是赵普的后人,史说赵宰相熟读《论语》,而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,也就有了“书传半部”的下联。他还告诉我“赵”姓有好多堂族,如“天水堂”“永昌堂”等等,唯独我们是“半部堂”,不仅仅占了皇帝的姓,而且是大宋开国功臣的后代。虽这么说,但我们一个村的赵姓人家,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,他家的老婆也照样被挂牌子游村。

大概是小时候春联看多了,总觉得写一手好字、写一副好联,是一件既愉悦别人,也孤赏自己的事。1982年初中毕业后,每年我家的春联就是我了。字体有些稚嫩,写的是,“姓冠百家,书传半部”已换成“喜鹊登梅,春风剪柳”,字体却是风骨俊逸的“柳体”了。

清晨推门上街,冷风中夹带着些许冰凉的雨点打在脸上。那雨点不密也不大,就星星点点的,却也不断,让人不由得缩起脖子。“节气到了,应景呢。”“可不是吗?就到清明节了。”身旁两个行人在走着说着。

高邮流传有“清明不晒服”的习俗。这天,老人一早就叮嘱家人不要将洗净的衣服晾出去晒,就连平日里晾在外面风干的毛巾、鞋子也要收进屋里。民间流传:清明这一天,要专门留给先人晒衣服,活人不要跟先人争抢这天的阳光。当天的早餐,除了吃粥,有的人家还加了一大盘闪着晶亮光油、透着翠绿颜色的豌豆饼。民间有“清明节吃豌豆饼,出门保平安”的习俗。咬上一口外脆里软、细腻咸香的豌豆饼,满嘴清香。民谚又曰:“早烧清明,晚烧大冬,七月半的亡人等

清明乡风

□ 顾永华

不到中。”对此,有人认为含有迷信色彩,其实,民谚中所反映的亲情成分才是主流。是要让出远门的家人牢记,在祭祖的日子,早点回家团聚,让家人放心。清明节中午,每家都要设案烧纸祭祀祖先。家中大桌上供奉着米饭和红烧肉、煮鱼、油煎块粉、青菜烧豆腐等四样菜肴。有先人生前喜爱饮酒的,家人特别关照要斟上一杯白酒。老翁柜上点燃一对蜡烛,香炉上香烟缭绕。家中小孩率先叩首,烧纸,寄托哀思,祈祷祖先保佑家人安康。祭祀仪式结束后,由长者从每样菜肴和米饭碗中用筷子夹出少许抛弃,杯中的酒要全部泼洒到地上,以表示饭菜先人已经用过了。菜肴回锅重新热一下,然后一家人吃饭。这天,小孩子还时兴头戴用杨柳枝条编织而成的圈形帽子。据老人讲,戴柳帽可以辟邪。

明代诗人武尚行曾这样描述连云港:“天连齐鲁干峰绕,地接江淮万里来。”城市抱着海,群山拥着城。孔望山就是群山中的一座山。

孔望山不高也不大,远看竟还有索道和环形跑道呢。走到景区,售票窗口尚未开启,门口虽有工作人员,但可随意进出。可能正处在晨练的时间段,我去得早无意中讨巧了。早春二月的清晨,阳光普照着山峦,寒风吹拂在面庞并没有什么不适。景区内见到的都是晨练的中老年人,几乎看不到游客的踪迹。

“佛从海上来,法在此中生。”孔望山因孔子登山观海而得名,是佛教从海上传入的登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。孔望山摩崖造像,比敦煌石窟还要早300多年,多反映释迦牟尼本生和佛教的故事,史学家称此造像为“九州崖佛第一尊”。孔望山顶上的孔子望海像系纪念孔子登临此山观海而新建的。这山上既有孔老夫子登高望海的足迹,又有佛教最早的石窟遗存!

孔望山

□ 姚维儒

位于孔望山顶的“承露盘”,俯瞰着群山,此乃道教祭天祭海的器具,其体积之大也属罕见。距离承露盘不远的“杯盘刻石”形如巨砚,大石的底部

有三块小石头支撑,正面东侧有一个盘形凹刻,周围有八个杯形凹刻,是东汉末年祭祀东海君之物。山顶向西不远的乘搓亭,为古代登山观海之处;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来此游览并写下《乘搓亭》一诗,使该亭声名远播。“龙洞”虽不大,其内外的石壁上镌有宋、元、明、清诸代石刻题勒24则,大字近3尺,小字寸余,篆、隶、草、行书体兼备。其中尤以位于龙洞正西与正东方向的两块刻最为出名,分别是王同的篆体题刻和林廷玉的隶字碑。两人先后担任过海州知州,都是明代有名的清官。

行走在山间小道上,时有美妙音乐传入耳畔。循着声音寻去,原来是一些老人在习剑起舞。不远处有人在打扑克。远处散养鸡场的鸡叫和树丛中的鸟鸣和应着,这番情景让人顿生回归大自然的美好感触。

小罗今年上高一了,父亲、母亲在外地上班,他一直跟奶奶在一起生活。奶奶对他的起居、饮食等方面照顾得周到、地道。小罗从小就喜欢挑食,口味

也较淡。尽管每天中午的菜肴奶奶总是设法变换着花样,但小罗有时还是不满意,不是说这菜不好吃,就是嫌那菜咸了。只要小罗一说,奶奶就改正。一个星期天的午饭后,奶奶对小罗说:“小子,还有两年你就要到外地上大学了,学校食堂的伙食不像在家里这样如意,一个人不能得福不觉啊!小罗很明白奶奶的意思,从此就尽量克制自己,不管奶奶做的菜口味怎样,他都高兴地吃着。奶奶在一旁也暗自为这孙子高兴。

江淮一带常说的“得福不觉”,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意思。

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,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个性、独特的味道、独特的审美,每一种方言都不能被另一种方言所代替。我们在大力提倡讲普通话的同时,也应当保护、研究每一种方言。上海的主流报刊甚至响亮地提出了“保卫上海话”的口号。

得福不觉

□ 朱延庆

基于此,某省电视台每周举办一次省方言大赛,此举有见地,得到很多观众的拥护和点赞。但不少参赛者以及记者、编导对该省方言的研究才刚开始,有的词语说得出口但写不出,只能以汉语拼音代替;有的写成汉字,但写错了。

对于“得福不觉”的“觉”,出题者、参赛者、编导都写成“搁”了,这成了什么意思了呢?在江淮方言中,“得福不觉”的“觉”确实是读“搁”音,而在文字表述上写成“搁”,那就讲不通了。

古代一些字词的读音现在在口语中还保留着、流行着,如“解”读成“改”,“铅”读成“刊”,“馅”读成“汉”。“解”“铅”“馅”的声母古音为g、k、h,而普通话读音与之相对应的声母是j、q、x,这种语音演变的现象在方言中并不少见。

出题者、参赛者、编导还将“这个人虽然70岁了,但看上去不觉老”中的“觉”也错写成“搁”了,犯了同上的错误。

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